



天明寨



张恨水全集



0439135

天明寨

长篇小说

(晋) 新登字 2 号

7-01/4/50
天明寨
张恨水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字数: 234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朝阳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5378-0801-5
I·779 定价: 9.50 元

内容提要

清朝末年。安徽南部地区。青年壮士汪学正的父亲汪孟刚，为反对地主老财曹某的盘剥和敲诈，被关进监狱吃尽苦头。汪学正参加了太平军，救出父亲，杀掉曹老财全家，报了大仇。但全村的百姓受流言蜚语的影响，惧怕太平军，都逃到一个易守难攻的山头天明寨里躲藏，为首的却是汪学正的恩人李凤池。太平军命令汪学正攻下天明寨，而他面对恩人和全村百姓却不忍下手。经过一段紧张的策划和联络之后，汪学正趁太平军主力不在，采取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行动——

目 录

第 一 章	两个壮士跳跃而出	1
第 二 章	办粮台绅士家里会议	12
第 三 章	如此为地方服务	25
第 四 章	多事人先吃官司	36
第 五 章	见官不能伸冤，求人还须受屈	49
第 六 章	燃炮挂红登门谢罪	61
第 七 章	日暮途穷救命无钱	72
第 八 章	送银子进去与送客出来	83
第 九 章	腐儒告奋勇又种祸根	93
第 十 章	舅老爷的手法	104
第 十 一 章	长毛先声夺人	115
第 十 二 章	村绅开议办乡防	126
第 十 三 章	百忙中灯下看新娘	139
第 十 四 章	颇觉愉快的一个早晨	150
第 十 五 章	岳家见逼仇家更见逼	161
第 十 六 章	慌乱中之镇定者	173
第 十 七 章	杜门谢客闭门待客	186
第 十 八 章	痛快的报复	197
第 十 九 章	俘掳着一个天兵	208
第 二 十 章	大战的前夜	222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未交锋先失利	234
第二十二章	望田园兮肠断	245
第二十三章	夜袭	256
第二十四章	开始捉妖	268
第二十五章	如此收买人心	281
第二十六章	引敌入境骑虎莫下	292
第二十七章	示威之一幕	306
第二十八章	父子分别利用	316
第二十九章	集众围山	327
第三十章	抵抗	337
第三十一章	敌与友	348
第三十二章	合围以后	360
第三十三章	先生之死志决矣	373
第三十四章	夜营中翁婿见面	385
第三十五章	将计就计	398
第三十六章	寇深矣	412
第三十七章	鞠躬尽瘁	424
第三十八章	石达开来了	438
第三十九章	太平军安民	450
第四十章	和平了结好自为之	462

第 一 章 两个壮士跳跃而出

在满清咸丰二年一个冬天里，汉族人亡国，已经有二百年了。经过了这样久的时候，人民拖着辫子剃了青光的半边头皮，以为是当然，并不知道这是有违原来面目的。安徽潜山县一个乡村人家，立着黄砖墙的堂屋，太阳由天井里斜照到堂屋正中地皮上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手捧了一只竹编的小篮，坐在太阳地里，一个乡下剃头匠，左手抱住他的头，右手夹了雪亮的剃刀，正在他头皮上瑟瑟的削着头发。靠左一个长了五寸长胡子的庄稼人，拥了一件翻白色的蓝布棉袄，两手捧了个泥火炉子，坐在房门门槛上。老人闲望着剃头匠道：

“剃了这届头，你大概要到过年的时候再来了。”剃头匠笑道：“三老爹，你说怪不怪？我们这碗饭吃不长了，吃一天是一天了。”三老爹道：“李二，你要到哪里去发财？明年开春上江南摘茶叶去吗？”李二笑道：“发财？都要逃命了，你老人家没有听见说吗？长毛造反，杀到了湖北了。”那个被剃头的汉子，也道：“是的，听说长毛很厉害，带有天兵天将下凡，杀死官兵不少。听说他们多养着头发像道人一样的，所以叫长毛。”李二笑道：“所以我说，他们来了，我就没有饭吃了。三老爹，你肚子里的鼓词儿多。我问问你，据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大家都不剃头的，是有这话

吗？”三老爹听说，引起了满肚皮的历史，很是高兴，一手按住了泥火炉，一手连连摸了几下胡子，点点头道：“是的，在明朝我们是不剃头的。不但是明朝，由明朝往上一数，哪朝也不剃头。”李二道：“为什么到了大清手上，就剃起头来了呢？”三老爹谈话谈到这里，将两只老眼圆圆的瞪着，向李二低声道：“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是鞑子坐天下呀。”李二道：“倒是听见说，怎么叫鞑子呢？是红毛国的人吗？”他口里说着，心里是有了很大的疑问，那其薄如毫毛的剃刀，很不经意直下去了一点，就在那汉子头皮上割了一条口子。红光一线，搁在顶心，提起刀来，他呵了一声。

那汉子叫起来道：“你这是怎么了？割了我一条口子了吧？”李二笑道：“不要紧，见红，你运气上了头，应发财了。”那汉子哼了一声，没有说话，等他头剃完了，立刻伸手到头皮上去摸了两把，指着李二道：“你这种手艺，就是长毛不来，也没有饭吃了。”他说这话时，已经是很生气，自然是声音也未免大一点。就是大门外，也有人听见。随着这声音，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四十上下的庄稼人，挑了一副空箩担。一个是三十来岁的人，身上穿了黑布袍子，外套红呢背心，头上披着风帽，手上却提了个灯笼。三老爹看到，便迎上前笑道：“储丙元二哥来了，大概很忙呵！这时候出来，就带了灯笼，不夜深不回去了。”他且不理三老爹的话，将风帽取了，露出头上的红顶瓜皮帽。取下风帽的时候，摔了两摔，表示他生气，问道：“刚才哪位大声叫长毛？”李二指着那汉子道：“是王得发老四说的。”储二哥问他道：“得发，你不知道这话是要脑袋瓜子的事吗！你怎么乱说

呢？我不是这里的地保我不管这闲事。你们要知道，这几天县里风声紧得很，已经贴了告示，造谣生事者斩。你在哪里知道长毛会来？”这堂屋里被这位地保用言语一质问，大家都慌了，互相红着脸，对望着。储丙元道：“不瞒三位说，今天上午县差下了乡，忽然说是老爷要点卯。点卯向来是正月里的事，为什么在这样年终岁毕，点起卯来呢？我想说不定和那张告示有关，只好连夜上县。”三老爹道：“原来有这种情形了。怪不得这几天，四乡纷纷的说反了反了，我以为又是染坊里坏了染缸，故意造下这种谣言。这样看起来，倒是真事。二哥，你坐一会烧茶你喝。”

储丙元对那挑担子的壮汉道：“坐坐吧，我也要见见李凤老才走呢。他老爹是个世故深的人，谣言到底是怎样一回事？”那挑担壮汉只说是的，是的，好像认为这办法是最妥不过。剃了头的王得发，深悔自己说错了话，赶快将靠墙的一张桌子拖出来，在墙上取下了稻草把，将桌上堆积着有几分厚的灰尘擦抹了一阵，口里喊着道：“哪去了？甲长来了，快烧茶喝。”他说话的时候，是昂头向着对内室的门。无疑地，这是在叫他的老婆做事。果然的，屋里有女人答应着，说是晓得。那位王三老爹，也就把插在裤带子上的旱烟袋和衣袋里香橡皮作的烟盒子，一块儿取出来敬客。这位剃头匠李二，外号十八张嘴，是个最喜欢说话的人。这几天听到了许多谣言，本来，就忍不住要说，现在地保当面说起县里风声很紧，这谣言不能完全是假的了，若是不问，心里实在难受。可是照实的问了，又怕碰地保的钉子。他两手抱在胸前，站在太阳光里晒着，悬起一只脚来颤颤着，作个很悠闲的样子，望了天道：“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多好，一个人

什么给头过不去，要造反。”三老爹陪地保坐着呢，口里衔了旱烟袋，喷出两口烟来，笑道：“你们这年轻的小伙子，知道什么？俗言道的有，大年三十夜杀家鞑子。从前朱洪武就是这样干起来的。”说到这里，将声音缩小得一点子大，朝着储丙元道：“听说长毛头子也姓洪，说是朱洪武的后代。”储丙元笑道：“三老爹，你这叫海话了，朱洪武的后代，怎么姓洪？”

王三老爹道：“传说原来是姓朱，后来改姓洪的。”储丙元笑道：“我是个地保，倒没有你知道的多。三老爹，你是个年尊辈长的人，以后听到这些话，你只应当劝别人少说，若是你也说起来，年轻的人，看到老前辈都信谣言，大家更说得厉害了。”王三老爹，究竟上了几岁年纪，倒被后生这样说了几句，不免有些难为情，只有垂下了老长长的眉毛，低了头只管抽旱烟。王得发由厨房里提了一把瓦茶壶，和几个粗碗来，大家都默然着坐了喝茶。剃头匠李二捧了茶碗，向大门外看着，呵了一声道：“汪老四来了。”一言未了，一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头戴三道金边红毡帽，身穿毛蓝布长衫，罩住了棉袍子，腰横了青湖绉腰带，在左胁下垂下长短两截来。手上拿了根赶驴短鞭子，挺了胸脯子走过来。他圆脸大耳，两道浓眉毛，便似乎带了几分蛮性。他一路晃着鞭子，笑了进来道：“呵！甲长老爷，也在这里。甲长得了什么信息没有？大家快跑吧，长毛已经打破了武昌城，不久就要去打南京，我们这里是必经之路……”储丙元因为他是个绅士的儿子，而且又练得一身好武艺，不敢得罪了他，立刻放下茶碗来，站着向他苦笑道：“我的小老爷，你这是什么话？这样大声叫起来，让人听见，不是玩的。”汪老四

并不理会他的言语，见那矮桌子边有一条小板凳空着，他将一只脚踏在凳上，拿鞭子的手，横叉在腰眼里，另一只手，却倒了一杯茶，端起来便喝。喝完了那杯茶，才笑向丙元道：“你怎么那样胆子小？现在议论纷纷，哪一村一乡，不说长毛造反的事。就算是造谣言的都该杀，请问，杀得了这些人吗？而且长毛造反，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反也有人反了，难道我们说也说不得。不许我们说，长毛就反不起来吗？我二叔新近由安庆回来，说是长江里都要封江了。南京的陆制台，带了人马，要杀到湖北去。现在上游的小孤山，下游的东西二梁山，都在修炮台。这事在安庆城里，就是衙门里当公差的，也逢人就说，我们乡下人睡在鼓里，一点也不晓得。长江一带大码头，都在招军买马，大字号买卖，都不敢进货。我二叔是上跑武汉，下跑苏扬的人，他带回来的消息，那是一点也不假，你还不许我们说呢，过几天也许大家都要跑了。”他这几句话，说得大家作声不得，面面相觑。那十八张嘴李二，首先开言，笑道：“汪四先生，你跑不跑？”汪老四笑着抬了几下肩膀，哼了一声道：“跑与不跑，现在哪里晓得，只好到了那时候再说。闲话少说，王三老爹，我今天特意来找你，请你帮我一个忙。”三老爹道：“看什么事要我，你就吩咐吧，说什么帮忙二字呢？”汪老四笑道：“我要请你喝两盅了。”三老爹笑着拱手道：“这就不敢当。”储丙元笑道：“三老爹为什么要四先生直说，你还不明白吗？他要办喜事了。”

三老爹笑道：“这我就明白，准是要我去和四先生作亲家，谁都知道我会做这东西，这是放大定呀。是哪家的姑娘？”储丙元道：“我晓得是朱子清先生家的二姑娘。大概是放了

大定，就跟着喜事一齐办。这几天办喜事的就多了，都怕大局不好，赶紧把姑娘送到婆家去，自己好轻一身累。”汪老四道：“你虽是这样说，但是天下真有吃方块肉的人。这朱子老说婚姻大事，不能模糊，总要照着寻常的礼节，一步一步办下去。至少也要放了大定两个月以后，才办喜事。我们男家有什么要紧，迟几天就迟几天。但是朱师娘听说外面风声不好，又巴不得早日完了这种心愿，又催着我这边早早的预备。朱子老今天把我叫了去，教训了我半天，我真头痛。”三老爹道：“又不是四先生要催着办喜事，为什么要教训四先生呢？”汪老四笑道：“倒不是为了我本身的事。他说的是一套忠君爱国的大道理。生逢乱世，第一是镇静。又说：读圣贤书，所习何事？遇到大难临头，我们不但自己要想出个自处的法子，而且还要替乡党谋个自全之道。现在外面草草嫁娶，那都是徒乱人心的事，所以我决不干。他说的这些话，本来就有些道理，而且他又是我的长辈，哪里还能说什么？静静的等他把教训我的话全说完了，我才敢走。所以我看起来，这一门亲事，将来总怕还有不少的纠葛，可是这也是难预料的事，只好由他去了。”王三老爹两手拥了泥火炉，默默的听着，这就连连点了几下头道：“这话实在有几分道理。别人说了少不得说他是书呆子说的话。可是朱子清先生，他是我们乡下一个有名的正直绅士，他是真有那一番见地，才肯说出来的。”李二将一只盛剃头家具的竹篮，挽在手胳膊上，早就作了个要走的姿势，以便赶向第二家去剃头。

然而他把这些热闹的谈话，听到耳朵里去了，就不能指挥他那两条腿。这时，正要走呢，那王得发就问道：“这样

说长毛一定会来的了，什么时候来呢？听说他们叫天兵，天兵是会飞的呀。”汪老四道：“那怎样说得定。说不定三天五天就来了，说不定周年半载也不会来。”李二便又放下了手上挽住的那只竹篮，因问道：“四先生，听说长毛都是养满头的，用不着剃头了。”汪老四将驴鞭指着他道：“你还说啦。他们说剃头匠都是汉奸，捉到了就杀。原来汉人都不剃头的，为了你们帮旗人剃汉人的头，所以汉人的头，个个剃去半边。你们这种人，在长毛眼里，是十恶不赦。”李二听了，立刻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苦笑道：“四先生和我们说笑话。剃头匠多得很，杀得完吗？”汪老四道：“剃头匠有多少，为什么杀不完？好像我们这一乡，也不过七八个剃头匠吧？大乱的年头，一起杀七八个人，那算得了一回什么事？不但是剃头匠要杀，长毛到了，就是新剃头的人也要杀。他们的意思是说，知道他们快要来了，为什么还要剃头？显见得是和他们作对。”王得发赶快伸起手来，摸着剃光的头皮子，向李二道：“我说今天不剃头，你偏说走到这里来了，就剃上吧，剃了不算，还给我开了一条口子，说是见红，这是你打坏我的彩头，害苦了我。我要逃命去，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怎么办。”储丙元唉了一声，就笑道：“你也太胆小，长毛到这里还不知道有几千几百里，哪里立刻就会杀到你头上来了？”王得发道：“李二，你把我剃下来的头发给我栽上去。你不栽上去，我要你好看。”李二听了这话，挽了那家具篮子就向外跑。跑到村屋外面，后面还有人叫李二，他以为王得发那傻小子追上来了，他盘起辫子来跑。

只听到后面登登一阵脚步声响，也不知怎地，身子向后一翻，跌了个四脚朝天。抬头看时，原来有人追上，拉住一

把，就倒下了。这人才得十四岁，叫李立青，是这里大绅士李凤老第三个儿子。他虽只十四岁，已是身高五尺，高鼻子，大眼睛，国字脸，腮上两团红印。手胳膊伸出来，像两根棒槌般结实。他由七岁到现在，经过了十三个拳棒教师，教他武艺。马上马下，枪刀箭弹无一不精。就是年轻一点，喜欢闹着玩。因之李凤老又请了一位名秀才教他诗书，以便陶熔他的气质。这一乡人都有三分惧他，因为他喜欢和人玩，随便一使手段，就要弄人一个大跟头。那李二跌在地上正要开口骂人，看清楚了是立青，立刻由地上一骨碌爬了起来，笑道：“原来是三先生。我这样豆腐架子搭成功的人，哪里经得起你这一把，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立青笑道：

“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跑？”李二道：“哪是见了你就跑？今天上午，我剃头剃到王庄来了，我想就在这里做一天活吧，把在家闷坐的人，都请了来剃头。不想第一个就剃出了是非，王得发那傻子，他要把剃下来了的头发给他栽了上去。他是有点硃砂疯的人，若是他真发起疯来后，我逗他不了，所以我就跑。”立青道：“他难道真是个傻子，为什么说这话？”李二就把汪老四所说的话，学说了一遍。立青笑骂道：“这东西最可恶，专一拿庄稼人开心，我要教训教训他。呸！汪老四，滚了出来。”这一声大喊，对了王得发的大门喊将进去，里面早是应声道：“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在太岁头上动土。先叫他吃三十鞭子，看他叫滚出来，还是叫请出来？”立青笑答道：“还是叫滚出来！”汪老四扬了鞭子，跳出大门，立刻垂下鞭子，歪了头笑道：“师弟，你在你家门口，要师兄的好看。”立青道：“那我们就走出王庄去。”汪老四笑道：“你现在弃武就文，读孔孟之书，习周

公之礼了，对你师兄，还是这样。”

立青笑着作了两个揖道：“怎敢怎敢？我不过和你闹着玩。师兄，你乌鸦不要笑老母猪黑，你和我是一样的淘气，为什么把那些无稽之谈，来吓这些庄稼人。若有师傅在这里，就该请师傅抽你三十鞭子才对。”汪老四笑道：“我也是因话答话，和他们闹着玩，哪知他们信以为真。但是外边谣言，也真厉害。我二叔由安庆回来，说是省里已经在修理城墙了。这些谣言，你没有听到吗？”立青笑道：“听到要什么紧。天下多事，就是我们干功业的时候。”汪老四拍着立青的肩膀，笑道：“你不过十四岁的人，就说着这样大的口气，将来你成丁了，那还了得？”立青笑道：“我站在你面前也许还要比你长出一个头来，还等什么时候算成丁？人家说起长毛来都害怕，我只有冷笑。就是我父亲他也说，万一有事，叫我不要亏了这身武艺。”汪老四道：“你怎么有工夫出来说闲话？先生呢？”立青道：“先生也是因为谣言很大。他是太湖人，太湖和湖北黄梅交界，他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娘，不能不回去看看，已经提前散年学了。到我书房里去喝杯茶，好不好？”汪老四笑道：“实不相瞒，我有点怕见令尊。”立青笑道：“他老人家，虽是一脸的正气，但是你规规矩矩的和他说话，他也很和气的。去，我们家里坐坐。”汪老四向立青身上看看，见他穿了一件青布棉袄，虽然左腋下缀了两个小补钉，可是全身之上，一点皱纹也没有，一点痕迹也没有。一看自己身上，腰带紧着，长衫还挤出了许多皱纹，和里面的袍子，左右相差，快到一寸。笑着摇摇头道：“衣冠不整，改日再见吧。我驴子拴在稻场石碾上，仔细吃了人家稻草。”举了鞭子，再待要走，王三老

爹，和储丙元都出来了。王三老爹道：“四先生，作粢耙，哪天去呢？你告诉我一个日子呀。”

汪老四道：“就是后天晚上蒸糯米，你到我家去吃晚饭吧。”他听到旁边矮竹丛子里有咳嗽声，很快的走了。果然的，竹丛里，转出一位五十上下的老者，两撇清水胡子，圆长的脸，也是一对大眼睛。蓝布袍上，套了青布窝龙袋（小袖马褂，以前曰旧窝龙袋），在这乡下，只这态度，就代表着一个绅士阶级。这就是大家口里所说的李凤老。他名叫李凤池，是个廪生，而同时他还是个武秀才。家里在这王庄口上，开了一爿大杂货店，家里雇用了五六十名伙计和长工，气势非常的盛旺。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学文，二儿子学商，三儿子学武，四、五两个儿子，年岁还小，这李立青就是他第三个儿子。这一乡因为他家有钱有势，都很抬举他。可是这李凤老自幼就受宋儒二程那理学的气味，专做那正心修身的诚字功夫，有些不达时务。一部分勾结官府的劣绅，同他是面和心不和。乡下那些调皮的子弟，见了他老远的就跑，免得受他的教训。这时，他走了出来，见汪老四扬长而去，就问道：“那是谁？”立青道：“是汪老四。”凤老道：“是汪学正世兄。那是你师兄，你为什么叫他汪老四？”王三老爹笑道：“那也不怪三先生，这一乡人都叫他汪老四。”凤老道：“他和别人不同，他们是师兄弟，应当客气些的。我听到说学正要三老爹去他家作粢耙，他和朱子老家，联姻成功了吗？”三老爹道：“成功了。”凤老摸摸胡子点点头道：“这孩子有朱子老这样一个岳父大概可望成器了。储二哥怎么在这里，后面还挑着箩担呢？你是收皇历费了。”（邑俗，地保以历书散给农家，农家给予钱若干，视

书价数倍过之也。)储丙元道：“县里派人下来了，说要点卯。作晚辈的一想这一定有什么缘故，特意到风老爹面前来请示。箩担是想在县里带些年货回来。”风老道：“办年货，你是大可不必，这年月，能够省几文，你就省几文。我想在这样年终岁毕点卯，那决不是大老爷打抽风，必是有公事，要派四乡地保去做。”储丙元道：“我也是这样想。我现在要向风老爷请示的就是大老爷会问些什么，我们应怎样去答复他？”风老道：“这是事出非常的事，他们有什么要问，那就难说了，据我想，十之五六，是办兵差。假如是办兵差的话，县官不过分出个章程来，叫地保分乡分甲去办。不过真是办兵差，他一定要找四乡的绅士商议商议。也许这县官有心计，先把地保叫了去，问问四乡情形如何，再来摊派。这没有什么难处，你知道一句说一句，不知道的不必瞎说。不在乎图大老爷那一阵欢喜，地保得老爷两句奖赏，说差事要办得比别人好，回乡来银钱粮米一扫光，却害苦了百姓。但是大难来了，公差也是要办的。你们当地保的只凭了一点良心去办，上不讨好老爷，下不陷害百姓，这就行了。你由县里回来，可以先到我这里来一趟，我要先得你一些消息。”储丙元连连答应是，就对挑箩担的汉子道：“你回去，我不办年货了。”这是他表示如何听风老的话，他到县里，必照着风老的话去做，那是无疑的了。